

[英]葆琳·罗森◎著

周小雅◎译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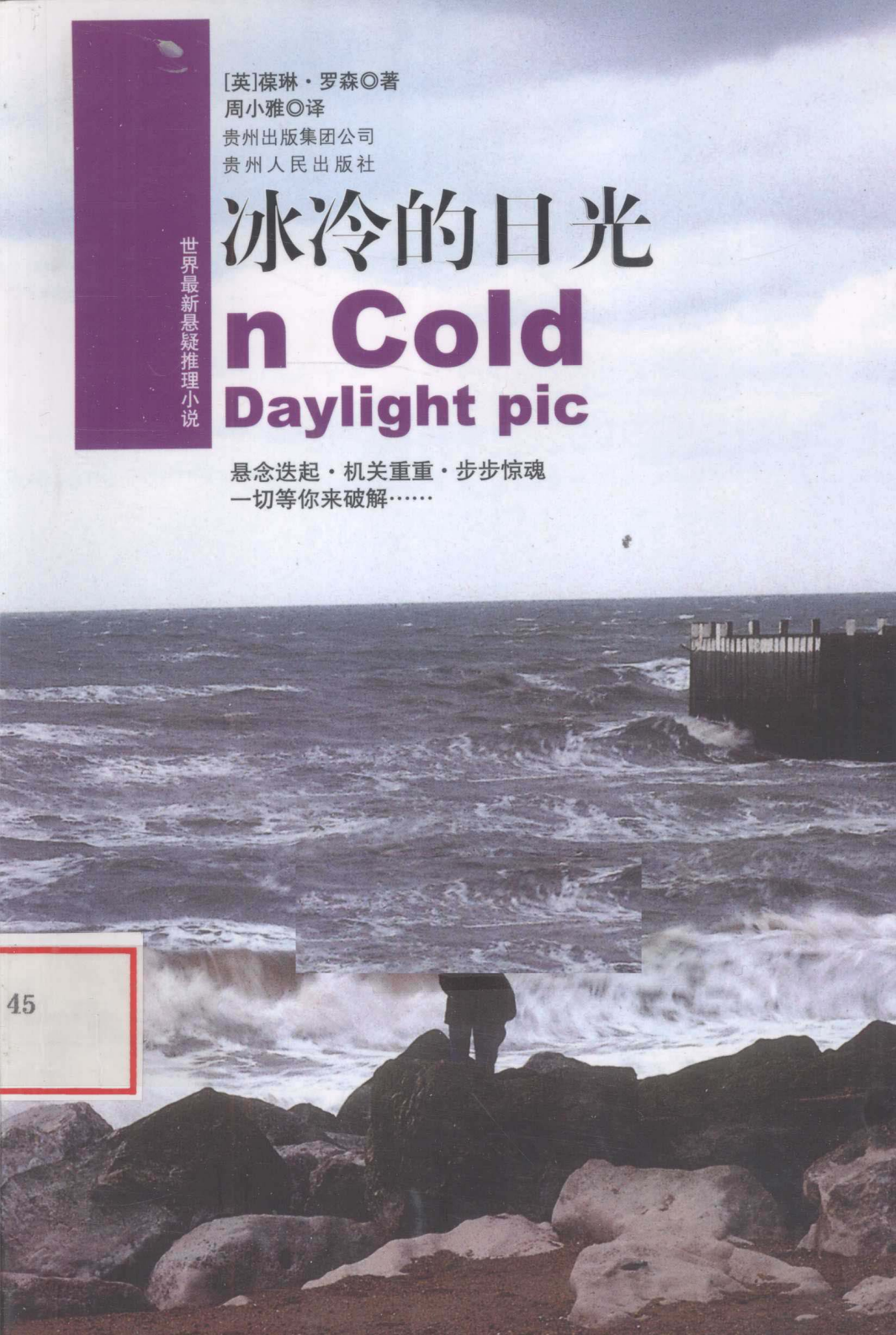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世界最新悬疑推理小说

# 冰冷的日光

## n Cold Daylight pic

悬念迭起·机关重重·步步惊魂  
一切等你来破解……



[英] 葆琳·罗森◎著

周小雅◎译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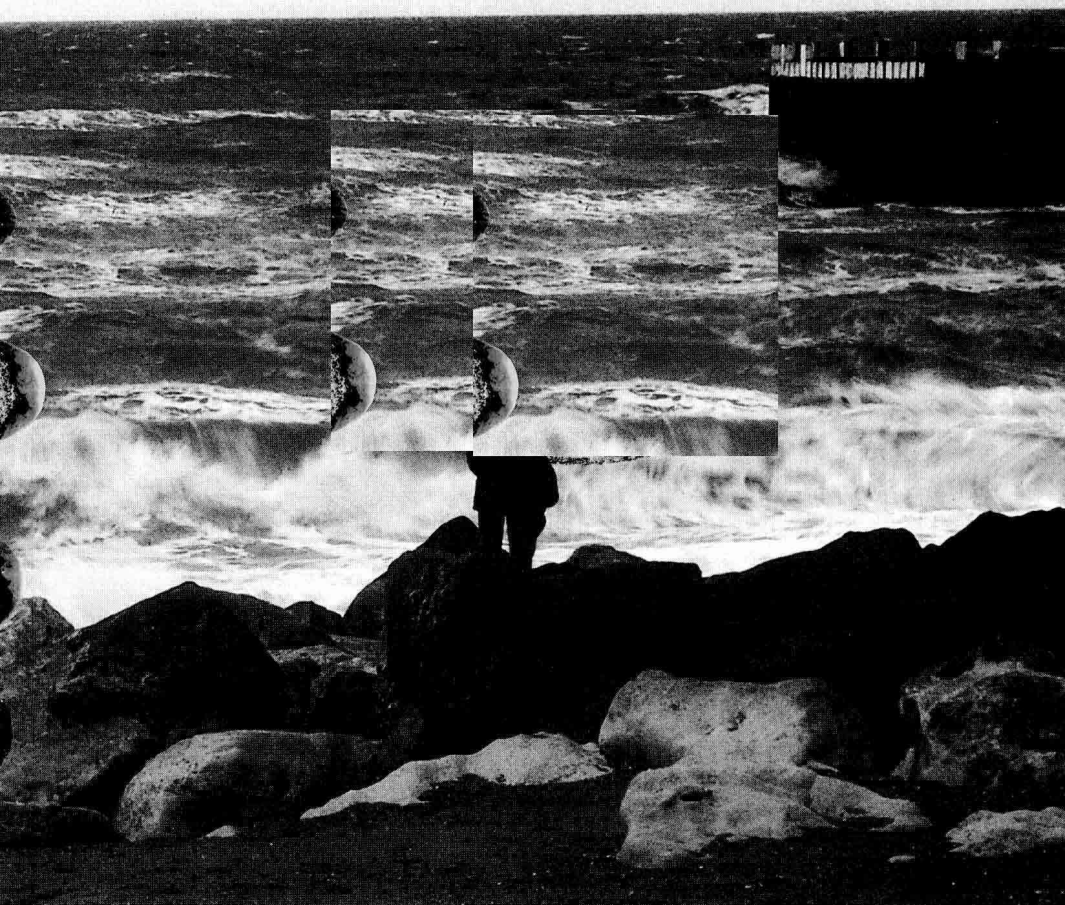
贵州人民出版社

I561.45  
B286

世界最新悬疑推理小说

# 冰冷的日光 n Cold Daylight pic

悬念迭起·机关重重·步步惊魂  
一切等你来破解……



贵州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 图字第 22 - 2010 - 19 号

冰冷的日光/[英]罗森著;周小雅译.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5

ISBN 978 - 7 - 221 - 08970 - 0

I. ①冰… II. ①罗… ②周… III. ①侦探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①1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0916 号

## IN COLD DAYLIGHT

© Pauline Rowson 2006, 2008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06 reprinted 2008 by Rowmark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with Rowmark, U. K.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including its text and plates, if any,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ally or mechanically,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i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is translation of IN COLD DAYLIGHT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Rightol Media in Chengdu.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copyright@rightol.com)。

## 冰冷的日光 IN COLD DAYLIGHT

[英]葆林·罗森 著 周小雅 译

---

|      |                                |
|------|--------------------------------|
| 出品人  | 曹维琼                            |
| 策划人  | 杜培斌 陈继光                        |
| 责任编辑 | 吴琳                             |
| 出版发行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 社址邮编 |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
| 印刷   | 贵阳德堡快速印务有限公司                   |
| 规格   | 787 × 1092 毫米 1/32             |
| 字数   | 150 千                          |
| 印张   | 6.5                            |
| 版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
| 印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978 - 7 - 221 - 08970 - 0 |
| 定价   | 25.00 元                        |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851)6828640 6828477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851)6828477 6828390

# 目 录

## CONTENTS

|         |           |
|---------|-----------|
| 第一章(1)  | 第十一章(109) |
| 第二章(11) | 第十二章(126) |
| 第三章(20) | 第十三章(139) |
| 第四章(31) | 第十四章(148) |
| 第五章(41) | 第十五章(157) |
| 第六章(52) | 第十六章(168) |
| 第七章(66) | 第十七章(179) |
| 第八章(77) | 第十八章(189) |
| 第九章(87) | 第十九章(198) |
| 第十章(96) |           |

# 第一章

我从宿醉中醒来。听到妻子菲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呻吟着,伸手去拿钟表,也只是让手臂在稀薄的空气中挥舞了一下。我挣扎着睁开双眼。灯光好似镭射光线刺痛了我。显然昨晚我睡在客厅。昨天是杰克的葬礼。晚上我无法入睡。觉得嘴里像砂纸一样粗糙,舌头也肿了。

菲亚到底在搞什么?她穿着钉靴在房子里转圈圈,把瓶瓶罐罐搞得叮当作响,看来她是想在之前的记录上再加一次。我猜她这是在惩罚我,惩罚昨晚我去救罗西的急。但是我不这么做,又能怎么做呢?罗西刚刚送走了他的丈夫,回到家就发现房子被洗劫了……。我不能让她自己孤单地面多这一切,我不能让杰克失望。“亚当,帮我照顾罗西”,这是杰克临终前留给我的话,这句话让我觉得有责任,但是之后我怎么做,谁能知道呢。

我一向不赞成体罚,但是昨晚我转变了看法。我认为用绞刑对付那帮盗贼简直太合适了。奇怪的是当罗西的女儿莎拉迅速地检查后,说什么也没丢。罗西的珠宝首饰都还在卧室,甚至我都能在一堆吊唁卡片和花里看到它们,电视机和音响都

还在休息室,完好无缺。我只是瞥一眼杰克的书房就能注意到,电脑被撞倒了,打印机还好。可是为什么只是电脑出了点问题,其他完好无损呢?没法解释,让人很难理解,但是杰克的死更让人无法理解。

莎拉把妈妈送到她自己的公寓,我留下来和警方沟通,安排锁匠把前门被撬坏的锁换掉。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一点事。

“你还不快醒醒。”菲亚责备的话语像带刺的铁丝一样钻进我的大脑。

我再一次睁开双眼,打个哈欠。菲亚看着我,就好像我是猫咪呕吐在地毯上的秽物。记起昨晚的那场大吵大闹,她对我这样也就不奇怪了。菲亚本来打算叫我带她出去庆祝一下,因为她赢得了第一个新委托人账户,这可是她在伦敦广告公司升职为账户经理后的第一个账户啊。然而我却为了杰克的遗孀,将她放了鸽子。我努力微笑,但从她颤巍巍的金黄头发和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我就能知道,这样反而使我变得更难堪了。

“亚当,你昨晚又喝了多少?”

我注视着她,看着她捡起电视遥控器,把它放在电视机旁边。菲亚总是喜欢把所有的东西放在该放的位置,而我恰好不在我应该呆的地方。我想,如果她能把我捡起来,然后放得整整齐齐的,这样她会很高兴。当她用拇指和食指拎起几乎见底的威士忌瓶的时候,她漂亮的脸蛋不悦地紧蹙着。她把威士忌瓶拎去厨房,那样子就好像这瓶子被污染了似的,看到这里我心里一阵内疚。

“喝了多少?”“这很重要吗?”我用一只胳膊支撑着身子说。

“这当然很重要。我可不想嫁给一个酒鬼。”

她从厨房回来，双手叉着纤细的腰。高高在上地盯着我看。她穿着为上班准备的一身考究的黑色裤装。

“现在几点了？”我问。

“是你该做些事情的时候了。你不能永远这样痛苦。杰克也不想你一直这样。”

从罗西打电话告诉我杰克去世那天开始到现在，我就不曾拿过画笔。那是12天前的事了。现在我开始思考我是否还能再次拿起画笔作画。

“你会错过火车的。”我嘟哝着站起身来，为了不让自己显得摇摇晃晃，我努力地支撑着。她脸上的表情告诉我，我刚刚那句话说错了。

“我要开车去伦敦住在公司的公寓，直到星期五。你可别忘了再过不到3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万一你忘了，我回来之后可就有的忙了。”

“这事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我吃惊地问，并摇摇晃晃地走去厨房，差点被布迪卡绊倒，它也吓得瞪着眼睛看我，大声喵喵地叫。我一边轻轻打开茶壶，一边想，不只是你被吓着了。我把脸转向菲亚，然后我多希望我没这么做，因为这个动作让头部也转动了。

“昨晚你匆匆忙忙出去之后，我打电话给西沃特，他说计划可以。”

这就是我帮最好朋友的遗妇所受到的惩罚吗？我没见过菲亚的老板，但是我不跟他计较什么，或许是因为我讨厌听到关于他的事。

她继续说，“我想这段时间你可以找些事情做，为星期六的展览做些准备。我费了多大麻烦才请到伦敦顶级画廊的主人来参观，更不用说朴茨茅斯的市长和我们的总理大人了。”

“我知道。我没有忘记。”我只希望我能做到。菲亚很想让我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就我？我可不想麻烦地办个什么展览。或者如果我必须这么做，我情愿让自己缺席。我认为炫耀自己的作品会让我感受难以忍受的尴尬。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缺点。

我拿了一个大杯子，倒入一些咖啡。我想谈谈罗西，但是菲亚先开口了。

“你今天想试着画画吗？”菲亚轻蔑地看着我说。

“你会错过车的。”深入的讨论没有意义。

她抓起公文包和车钥匙，对我怒目相对，跺着脚走出门。“就这些。”我对猫咪说，此时猫咪抬起头，好像在问你期待听到什么，然后转身把尾巴朝向我，跳到猫窝里。

我窝在沙发里，喝着咖啡。我不太善于争论，妥协是我的专长。或许我应该打电话给她，向她道歉？我讨厌制造气氛。以后再说吧。

闭上眼睛，昨晚的事还在脑中晃。警方认为可能有吸毒者入室行窃，但是吸毒者怎么能放弃珠宝首饰和其他能迅速变卖的物品呢？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那个年轻、结实的警官。他说，“如果他们吸了毒，先生，谁知道他们有什么奇怪的想法。”我想他的回答太不像个警察了。但这也是因为他不知道我和杰克的最后一次谈话。

两个星期前我打电话给杰克时，他说：“有人正跟踪我。”

我还笑他，说他疑心太重。

“别人跟踪你干吗？”我嘲笑他。

“亚当，这个我也不知道。太危险了，还好我马上就要到了。”

“到哪？”

“过几天再告诉你吧。”

只是没过几天。在他扑进一幢失火大楼时去世了。救火是他的工作。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个救火队员身上。但是没有轮到别人，只是轮到了杰克。现在我笑不出来了。

将剩余的咖啡倒入水槽，眼光穿过被风拂动的花园，落在波斯陶山的上坡路上。两匹孤伶伶的小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杰克看到的不是幻觉。如果真有人跟踪他，那人是谁，为什么要跟踪他？他又在做什么危险的事？为什么给我寄明信片？看着窗外发呆的我，并没有获得答案。

我匆匆加上几件旧衣服，艰难地穿过花园走向工作室。昨天覆盖在凄凉墓地的小土丘上，斑驳的雪经过一夜，已经消失了，只留下寒冷灰暗的一天，让人觉得压抑和痛苦。

我盯着画有海景的画布，什么都看不入眼，什么都不是，太平庸了。这时我看到杰克的明信片。明信片是杰克去世那天寄出来的，但是我昨天才收到。我想他是为了赶上圣诞节邮件。看到杰克亲手写的留言，让我感到震惊，这像是一个谜语，告诉我他为什么要写这个明信片，又写了些什么。我不需要再读一遍，因为每个字都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但是我想换种思考方法，翻转明信片上特纳的画——“无畏号战舰”。

亚当,帮我照顾罗西。你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也是一位很好的朋友。祝航海愉快!

你最好的朋友杰克

1994年7月4日

为什么在12月寄出的,要写7月?为什么明明是2006年,要写成1994?为什么要在S、I、E、D、N、G、O,这些字母下画下划线?这是一种密码。我从来不擅长猜字谜,但杰克却很擅长。我只能拼出几个词,就是死亡、结束和上帝。这就好像杰克知道他就要死了。真是太诡异了,他怎么知道在他冲进去的那一霎瓦斯桶会爆炸?

这又让我回想起同斯蒂夫·蓝顿的谈话。他是我的一位朋友,在警察局做教导员。我没告诉他关于明信片和跟杰克最后的谈话。

“有更多关于火灾的消息吗?”我问他。

“没有。我们询问过附近的孩子,也一家一户的走访过了,但是,你了解这个地区的人,他们宁可维护一个杀人犯,也不肯和警方合作。”

“你认为这起火灾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吗?”

“你的意思是,瓦斯桶是故意放在那的,所以大楼才瞬间爆炸?我想就是这样的,在废墟里点火。也有可能是在周围玩耍的孩子们,或者是疯子把东西点着了,看着大火熊熊燃烧觉得有快感,我也不确定。但是我们会继续调查下去,我会知道真相的。”

又是那个词:真相。真相是什么呢?难道杰克的死,真的

是因为孩子,或者哪个疯子做的傻事?会是某个知道杰克会第一个进入燃烧着的大楼的人,事先把瓦斯桶放在那儿吗?如果是这样,该怎么办?唯一可以查出来的方法就是去问问杰克的同事们。我不想在昨天问,毕竟守灵地不适合问这些问题,但今天早上可以去问问。

我骑上摩托车,驶进城里,中途改变方向,往罗西家去。如果能到杰克的书房看看,或许能找到些线索,发现他做过些什么。家里没人,这并不奇怪,但是我有些失望。正要离开的时候,我右手边一座房屋的窗户吱呀一声打开了。

“我能帮什么忙吗?”

我伸长脖子看杰克家旁边那栋一楼一户人家的窗户。一个留着棕色刺头短发的女人正好奇地看着我问。

我正想礼貌地拒绝,突然想,或许能了解到些事情。“是的。请您帮忙。”

“稍等。我这就下来。”

她三十多点儿,浑身邋邋遢遢,穿T恤和洗白了的牛仔褲,这样的穿着,即使干家务活时,菲亚也是不会穿的。在葬礼上我没见到她。我对她那双橄榄绿的眼睛和妖精样的脸都没有记忆。

“我叫亚当·格林,是罗西的朋友。”我做了自我介绍。

“她怎么样?我必须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她在女儿家,但是她过会儿就会回来。你听说昨天入室抢劫的事了吗?”

“没有!太可怕了。那些杂种。”

“我也那么想。我想知道你在3点和7点之间是不是看到

或者听到了些什么。”

“没有。那时候我在伦敦办事,这也是我没能参加葬礼的原因。我是朱迪·皮埃尔,这儿的房客,我可以问问房主雪伦。”

“如果她知道些什么,你可以让她给我打电话。”我递上自己的名片。

“海洋艺术家,”她一边端详我的名片一边说。“我们有些共通的地方。我是个海洋生物学家。”

我们短暂对视了一下。我喜欢看到她的脸,在警告自己是已婚之人。结婚之前,这种感觉会更强烈。

她说:“询问问题,不是警察应该做的吗?”

我回过神来,回答说:“或许他们会问。”看着她怀疑的表情。我不禁微笑。

“杰克是你的朋友吗?”

“是的。”

“你肯定感觉很糟糕。”

这句话让谈话变得很亲切。一个陌生的女人竟然能如此吸引我,比妻子都能抓住我的心。

摇摇晃晃地穿过已经展现圣诞节前繁重交通压力的道路,去往消防局,这些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只有那双橄榄绿的眼睛在我脑中挥之不去。那双漂亮的眼睛替代了杰克灵柩的画面。但是不论是杰克,还是我的感情都没有罪。为什么我不在最后的两个月里见见他?那样也许我就能找出带走他的魔鬼。但是我那时太专注于为展览完成画作。我为此诅咒自己和菲亚。杰克是朋友中最铁的一个,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他的声音听起

来有些焦急,好像出了麻烦,但我没有意识到。

我被告知红色监察队直到星期五都不会开工,休息三天。真该死。我只能等着,因为除了德斯·布鲁克菲尔德,这个人在没自己买船之前,和我们一起出过几次海,其他那些人我谁都不认识。他现在在总部上班,不在侦查队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对我来说,他太急功近利,太野心勃勃,太……。葬礼上,他穿着制服,看起来是个重要的角色,黝黑的脸上一副痛心的表情。我告诉自己,他当然伤心,但是看起来一点都不真诚,像是在演戏。这么说可能太伤人了。无论如何他不可能知道杰克做过什么。看起来到星期五为止,我什么都做不了,除非罗西早些回来,我会问问她,或许她能知道。

我驶入海边的停车场,远离了都市的喧嚣,摘下头盔,吸入海边咸咸的空气,穿过波涛汹涌的灰色大海,目光停留在威特岛,脑中又想起杰克的话:“亚当,听大海的声音,它能给你全部答案。”我不知道是什么答案。

杰克明信片上的留言闪现在脑子里:航海愉快!我猜是句客套话,因为10月份我刚买了他的游艇。驾着它出海的每时每刻都让我想起和杰克一起的快乐时光,我又怎么能愉快呢,那些爽朗的笑声,一次次一起喝酒,严肃的谈话,还有那些好朋友之间的沉默。上帝,我想念他,就像我之前想念艾莉森那样。我神经紧张起来,我一直努力忘记她。我本以为我已经做到了,直到昨天,杰克的葬礼又把我拉回到了原点。现在我知道,关于前女友的记忆是永远不会消失,还有她轰轰烈烈;出其不意的死亡。尽管“前女友”这个称呼不足以代表她对我的意义,我还是用了这个称呼。12年前,为了忘记,我来到了朴茨

茅斯。想要忘记,但这里还不够远。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忘怀。

我不想记起她。杰克,想杰克吧。但是关于艾莉森的那些事还在强行占领我的思想。她不会远离我,就像杰克去世之谜一样,不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刻,会一直挥之不去的。

我需要行动起来。我开动摩托车,在道路上飞驰,这时另一辆摩托车正在我前方几码行驶。驾驶摩托车的人没带头盔,他看起来有些面熟,但是我对不上号。我向他点头致意,他没有做出回应,可能我认错人了。

回到家,我又想起了那张明信片上的密码留言。我用划线的字母组成了另外6个词,其中包括“轻微烧痕迹的”SINGED。没有大的突破。

“博迪卡,杰克在做什么?”我问猫咪,她睁开一只眼睛看着我,好像在说,魔鬼的事情我怎么知道。

“是啊,我也不知道。”

我多希望自己能了解,但是我明白,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查出真相。

## 第二章

第二天早上罗西把我请进屋，我看到她一脸倦容，和我的脸色很搭调。她穿着黑色的丧服，戴一只银色的纪念盒。她很瘦，以至于我想如果她出去走，很可能会掉入人行横道的裂缝里。

我跟随她来到客厅，场景让我惊奇：吊唁卡片放到了壁炉架和书柜上，新鲜的花装满了两个花瓶。家具还保持原样。

“你太辛苦了。”我边说，边拉开拉链，脱掉皮夹克。

“我没做什么，倒是孩子们和我的邻居，朱迪忙前忙后，每个人都很热心。尤其是你，亚当，你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这没什么。杰克是我的好朋友。”我环视房间，看到四周还放着杰克的照片。

此刻多希望能听到从卧房或者厨房里传出杰克的声音，“老兄，等一秒钟，你知道我总是慢半拍。”杰克在所有事上都是慢半拍，除了他的死，这是他第一次这么提前。太提前了！

我脱下夹克、头盔和手套放在一起，然后与她相对而坐。

这一整夜我苦思冥想杰克的密码,最后无解而终。当我最终入睡后,我梦到了些好事。很感谢这个梦,尽管梦里有艾莉森的记忆。我的潜意识和良心一样,痛苦似煎熬。我仍然没能有重大发现。现在只能指望从罗西那里得到点启示,或者至少能在书房里发现些什么,给我指出正确的方向。

“亚当,很高兴你能来。守夜那天我没能找到机会跟你聊,你知道,那种场合下。”

她知道。她就要告诉我最后一次谈话中杰克的寓意。她表现的很紧张,我很想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我希望这就是密码的答案。

“亚当,我必须知道真相,如果杰克会向谁吐露心声的话,那个人肯定是你,是杰克有了第三者吗?”

这是我最不期望听到的。这简直就是太荒唐了。“他当然没有。”

“那他为什么总是喜怒无常,神神秘秘? 你知道他之前不是这样的,之前他总是那么快乐,那么平易近人。”

“没有第三者,罗西。”

我本应告诉她关于我和杰克的最后一次谈话。我也应该告诉她关于明信片的事。但是我没有那么做。显然杰克没跟她说起过,而且明信片上的留言:帮我照顾罗西,也很明显地告诉我,他不想让罗西知道。

“他去值班的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了一架,”她继续说,“多希望我们没那么做。我很爱他……”

我迅速走到她的旁边,握住她瘦弱的手。“杰克也爱你。”

她好像没听到我说话。“他经常把自己锁在楼上书房里,

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为什么？他在做什么？”

他到底在做什么？或许他电脑里有些线索。当想起电脑硬盘已经被砸得粉碎，我难过了极致，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大脑里响起，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罗西说：“有些电话打过来，我去接了，然后对方就挂线。肯定是另一个女人。可能就是她的进入破坏了我们的家庭。”

我对此事很怀疑，但是谁会这么做呢？杰克到底在做什么，导致了这么可怕的后果？如果我跟随他的足迹，在我身上，会发生同样的事吗？眼光瞥见杰克的照片，心里充满嘲笑地说：老兄，谢谢你了。我几乎能想象得出他正对我微笑，这种笑容在听到那次充满担忧的话语和紧张焦急的声音之前，经常出现。

我把心思从新拉回来，罗西好像在抽泣，我多想擦去她眼中的痛苦。我握紧她的手说：“警方说是吸毒者干的。”

“那么他们错了。她的名字叫斯黛拉·哈德威。我听到过杰克给她打电话。他以为我不在家。我在电话簿上查过她，但没有她的名字。”

我依旧不相信。认识杰克 12 年了，在这 12 年里，他从没有看过别的女人。我更认为是这个叫斯黛拉的女人跟杰克正在调查的事情有关。

“亚当，我想如果你不介意，去看一眼他的书房吧。我看得不得那些东西，我也不想让莎拉，或者约翰碰里面的物件。只有那可能有些……”

可能。这是我正期待的，也是我来的目的。“当然不介意。”我热情地回答，希望罗西不想跟我一起来。